

sina 新浪读书  
book.sina.com.cn



新浪第四届原创文学大奖赛  
智道推理文学大奖赛银奖作品

每支扇骨里都藏匿着一个足以改变整个家族命运的惊天秘密，  
到底是谁把家族推向了毁灭的悬崖……

# 红绫扇

蒲岸·著

一把红绫扇隐藏着什么秘密？所有人都  
想知道，所有人都不知道！

一把红绫扇，将各种人拉进了拼斗的漩涡。处  
处生变，时时历险，在经历了种种诡计和艰险之  
后……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每支扇骨里都藏匿着一个足以改变整个家族命运的惊天秘密，  
到底是谁把家族推向了毁灭的悬崖……

# 红绶扇

蒲岸·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绫扇/蒲岸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
2007. 4

ISBN 978-7-80755-017-4

I. 红… II. 蒲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6409 号

作 者:蒲岸

责任编辑:李 爽 hsls999@163. com

李 伟

责任校对:李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 com

印 刷: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287 千字 印 张:14

版 次:2007 年 5 第 1 版

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017-4

定 价:19. 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## 楔 子

江西庐山，如琴湖畔E别墅。

雨后的傍晚，楚汉悠闲地在院子里散步，他的心情非常好，又一部长篇悬疑小说就要在这座别墅里完成了。作为一名畅销书作者，他很满意自己目前的写作状态。此时此刻，别墅的院子里除了楚汉，再没有别的人，很静。几只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在高大的鹅掌楸枝头鸣叫，鸟儿的啁啾让楚汉异常兴奋。他的手伸进上衣口袋里，摸到数码录音笔，那是一款三星 YV-120V，轻轻按下录音键，他要把鸟鸣的声音录下来，那声音实在是太美妙了。

突然间，一个身穿蓝衣头戴蓝帕的小姑娘急匆匆地从楼道里冲出来，双手捂着大半个脸，一边哭一边跑。一个男人紧随其后，一边追赶那个女孩子，手里一边挥动着一样东西。女孩儿飞快地从楚汉身边跑过，那个男人却



步履缓慢，追得非常吃力。当那个男人气喘吁吁地跑到楚汉身边时，刚巧和楚汉打了个照面。原来是住在楚汉隔壁房间的苏远，六十多岁，苏氏家族企业集团的创始人，已经退休。因为都是E别墅的常客，而且比邻而居，所以偶尔碰面时也曾经打过招呼，但仅此而已。苏远对着楚汉尴尬地一笑。楚汉刚要说点什么，苏远却突然跌倒在地，手里的东西也甩出去有一米左右。他左手紧捂胸口，呈现出一脸的痛苦，而右手却依然艰难地伸向丢掉的东西，用几近乞求的目光看着楚汉。楚汉连忙帮他捡起来，递给他。楚汉看清楚楚那是一把竹骨折扇。

苏远却没有接，只是费力地挤出一句话：“帮我交给梅蕊。拜托了！283……”随即就昏死过去。

整个事件从发生到结束，不到一分钟时间。楚汉一时竟然不知所措，是在片刻迟疑之后，他才急匆匆叫来别墅的管理人员，几个人一起把苏远送往牯岭镇医院。到达医院时，苏远早已停止了呼吸。医生经过仔细检查，结论是，苏远死于突发性心肌梗死。尸体暂时送入太平间保管。

别墅管理人员试图给苏远的家人联络，可是，当他们查阅苏远的资料时，却发现根本没有登记家庭电话。苏远没有手机，手提电脑加了密，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，最终还是无能为力。最后，通过114查到了北京苏氏集团的电话，晚上，只有保卫处的电话打得通。但那些保安们是一问三不知。最后不耐烦地说了一句：“明天九点之后公司才上班呢！”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



## 第一章

当天晚上，楚汉回到自己的房间时，其实已经是次日凌晨一点了。一惊一吓，早就没了睡意。于是，他打开那把扇子。竹骨，绫面，水红色。扇面题诗一首：“演经掏药已无踪，古观丹崖翠壁重。要识庐山先辈面，含情一抚六朝松。”没有落款。平淡，无奇。交给梅蕊，梅蕊是谁？是他的女儿？还是刚才那个蓝衣女孩儿？

楚汉反复吟诵着扇面上的题诗。突然间想起了什么，拿出那款三星·YV-120V数码录音笔，按下播放键。一阵悦耳的鸟鸣之后，紧接着是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然后是有人摔倒的声音，再后是苏远的声音：“帮我交给梅蕊。拜托了！283……”

283？这是个什么号码？是不是苏远的话还没有说完？是梅蕊电话号码

的前三位？

楚汉心里有太多的疑惑，关于苏远，关于蓝衣女孩儿，关于梅蕊，关于红绫扇。当天下午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：苏远尴尬的笑容，突然的跌倒，痛苦的表情，乞求的眼神……红绫扇，苏远临死前，手里唯一的東西就是红绫扇。而且，还特别交代，要楚汉把红绫扇交给梅蕊。可以想见，红绫扇在苏远心里是什么分量。一个人，在面临死亡时还念念不忘的，一定是他心目中最重要。那么，一个身家数亿的富豪，临终之前念念不忘的却是一把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竹骨折扇。这的确让人费解。唯一的解释只能是：这把看似普通的红绫扇，来历不凡。这个谜底，也许只有等到苏远的女儿来到庐山之后才能解开。

与此同时，E别墅的电子监控室里，一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异常兴奋。他头戴耳机，面露微笑。因为201房间的所有声音，都通过一个隐藏的监听器，清晰地传到他的耳朵里。只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楚汉诵诗的声音和数码录音笔里的声音，已经被打包成文件。他立刻以加密邮件的形式，将文件发到某个神秘的地方。只是他并不知道，这个文件的空中旅行才刚刚开始。几分钟后，那个文件又从这个神秘的地方传到北京，再从北京传到另外一座城市，又从另外一座城市返回庐山某个地方。

楚汉在对谜底的猜测中辗转反侧，一夜未眠。天，在不知不觉中亮了。推开窗，一片葱葱郁郁被罩在无边无际的细雨中。窗外，一棵高大的鹅掌楸，宽阔的叶子在雨中沙沙作响。细小的雨丝飘落到鹅掌形的叶子上，而后渐渐汇集成较大一点的水滴，缓缓地流向低垂的叶尖，又从叶尖坠落，打在下方的叶子上，又散逸成细小的水珠。汇集……坠落……散逸……再汇集……不断地重复，了无新意。只是树下，一个女孩子，双臂交叠在树干上，头枕在双臂上，肩膀不停地耸动，雨声淹没了她的哭泣声。女孩儿一顶蓝帕，一身蓝衣，全都是蜡染布料。头帕和上衣是蓝底白色碎花，裤子则只在裤脚上面有一圈白色碎花滚边。就是昨天那个女孩儿！！她是梅蕊吗？

楚汉急匆匆冲下楼，绕到那棵鹅掌楸下。只有雨，还在滴滴答答地下。那个女孩儿早已杳然消失。难道是自己看花了眼？



## 第二章

上行动，去虹桥国际机场，有人在候机室门口等你。下午3点15分的航班，现在是2点32分，你只有43分钟的时间。记住，红绫扇不能落在别人手里！”

苏丹正要挂机，手机里再次传来舅舅的声音：“丹丹，红绫扇是你们家族最大的秘密，千万不要落到别人手里。”舅舅把“别人”两个字读得很重，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。别人，是指除苏丹以外的任何人，包括苏青，苏丹的姐姐。

红绫扇，又是该死的红绫扇！苏丹实在想不通，一把小小的折扇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，以至于苏氏家族里所有的成员都对它念念不忘。苏丹不耐烦地对着手机喊：“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”说罢，匆匆合上手机。对几个同学说：“爸爸去世了，我要马上回家，麻烦帮我请假。”说完掉头就跑。几个在一块儿嬉闹的同学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看到苏丹跑出视线。

华东师范大学东门外，刚好有一辆蓝色出租车停在路边。上了车，苏丹气喘吁吁地说：“虹桥机场。”说完，她掏出手机，屏幕上显示时间14时35分，还有40分钟。急切地对司机讲：“师傅，麻烦您快点，我要赶飞机。”司机是个中年男子，普通话夹杂着吴依软语：“很近的，阿拉快点就是啦，依莫要急。”然而，作为一条主要的交通干道，中山北路上的车实在是太多，再加上每隔不远就有一处红绿灯，桑塔纳出租车根本跑不起来。在苏丹看来，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蜗牛在爬。从学校东门到虹桥机场入口，短短6.87公里的路，居然用了整整17分钟。

到了机场入口，车还没有停稳，苏丹甩下一张五十的钞票，匆匆忙忙地下了车，飞快地奔向候机室方向。苏丹在人群里穿行，在距离候机大厅还有100米时，她就看到门口有人举着一块木牌，她越跑越近，木牌上的字也越来越清楚：华东师范大学苏丹。字分两行，“华东师范大学”几个字在上，“苏丹”两个字在下，这两个字明显要大很多。木牌下是一个身穿航空制服的女人。苏丹径直跑到女人面前，说：“我是苏丹。”女人只说了三个字：“身份证。”苏丹从随身的钱包里拿出身份证递过去，女人接了，顺手把木牌塞到苏丹手里，说：“等我。”转眼就不见了。苏丹看了看手机，14时53分，还有22分钟，她想。女人很快就回来了，手里拿着机票和登机牌，机票是她早就让人预留出来的，用苏丹的身份证登记之后，直接去换了登机

牌。这一个来回仅仅用了不到两分钟。女人把机票交到苏丹手里，简短地说：“快跟我来！”苏丹跟在女人后面，急匆匆穿过拥挤的人群，女人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：“请让一让，请让一让……”因为她穿着航空制服，人们纷纷让路，让她带着苏丹快速地走到安检入口。苏丹没有带行李，很快通过了安检。女人带着苏丹奔向2号候机大厅，此时，2号大厅上空一遍一遍地回荡着有线广播里传出的声音：“乘坐东方航空公司 MU5569 次航班飞往南昌的旅客请登机……”女人指了指登机口，对苏丹说：“快去！”苏丹顺着女人手指的方向跑过去……

终于，顺利地登上了飞机。苏丹找到自己的位置，那是一个靠窗的位置，坐下。拿出手机，15时05分，还好，她想。她刚要给舅舅打个电话，想告诉他自己已经上了飞机，她的手还没有接触到按键，手机铃声就响了。短信，是姐姐的。她按下阅读键：“家中有事，速回北京。苏青。”回北京？苏丹疑惑了。此时，一位空姐走过来，说：“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您关掉手机。谢谢合作！”虽然声音甜美，但口气却不容置疑，不是商量，是命令。苏丹只好关掉手机，心里骂了一声：见鬼！

一切都来不及了，苏丹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后倾，飞机已经起飞。

空中客车呼啸着飞上蓝天，很快消失在上海的天空。



### 第三章

苏青拉着行李箱快步走出南昌昌北机场。

上午九点，刚一上班，苏青就接到了庐山E别墅的电话。说是父亲因突发心脏病去世。苏青赶回家草草地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便匆匆忙忙赶往首都机场，飞到南昌。她没有对任何人打招呼，她不想和任何人打招呼。公司里的事，有没有她这个董事长都一样运转。她必须马上赶到庐山，拿到红绶扇！

出租车遍地都是，随意一招手就过来好几辆。但一听说跑长途去庐山，都摆摆手。从南昌到庐山，且不说上山，仅在高速公路上少说也要两个多小时，一来一去就是五个小时，如果上山，时间更长，返程还得跑空。这生意，没法做。最后，一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司机说：“他们都是老鸽子



恋家，我光棍一条，不用挂着老婆孩子，我去！美女，上车吧！”说完下车帮苏青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里。上了车，苏青对娃娃脸说：“谢谢师傅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价格。”听了这话，娃娃脸格外高兴，用轻快的声音说：“那就谢谢您了！就算您不给我加钱，我也愿意跑这趟差。说实话，跑出租的海了去了，有几个能有这样的福分？您是不知道，您实在是太美啦！说您美若天仙，那一点都不为过。能为您服务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像您这样身份的人，想必一定是有车的，能坐一次出租，还真不容易。您又恰恰坐了我的车，您说，这不是缘分是什么？今天，想必您是有急事。”

“饶舌！”苏青心里嘀咕着，她有点后悔上了这部车。本来，苏氏集团在南昌也有子公司，她完全可以让公司的车来接自己，但她目前不想让公司的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行踪。她心里清楚，红绫扇的秘密一旦揭开，极有可能是个潘多拉盒子，说不定就能让苏氏集团天翻地覆。在拿到红绫扇之前，她不能冒任何风险。与那个秘密相比，她自己的安危实在算不了什么。苏青决定不再理会娃娃脸，她拿出手机，给妹妹苏丹发了一条短信：“家中有事，速回北京。苏青。”发完之后，她看了看时间，15时05分。爸爸的突然死亡，让苏青更加成熟，她不想让妹妹卷进这个漩涡，她还小，有些事还承受不了。发完这条消息后，苏青关掉了手机电源，她不想让任何事打扰这次行动。然后，她给手机换上一张新卡，除了她自己，再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号码，因为，她还从来没用过。别人可以找不到自己，但自己必须能够随时呼叫应该呼叫的人。

出租车以120公里的时速行驶在昌九高速公路上，看来这辆半新不旧的帕萨特车况还不错，居然感觉不出颠，这让苏青多少有些惊讶。

苏青暂时松了一口气。再过两个小时就到庐山了，她想，要不是庐山机场停航，她也许早就到庐山了，现在却不得不转道南昌。她知道，现在，家族里的人关心红绫扇的程度，要远远大于关心父亲的死亡。红绫扇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这件事本身，在苏氏家族内部已经不是秘密。至于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，除了苏远，没有人知道。而苏青最担心的，就是怕红绫扇和二十年前的那件事有什么关联。

娃娃脸把车载音响调得很大，英文歌曲《A Place nearby》的旋律的确让人沉迷。苏青想不到娃娃脸也喜欢这支曲子，也许，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



的天堂。好在，他不再饶舌，这就足够了。

17时15分，出租车驶下昌九高速公路，直奔庐山。在一个岔道口，娃娃脸把车拐向一条看上去十分僻静的小路。苏青觉得不对，警惕地问：“师傅，是不是走错了？”娃娃脸肯定地说：“没错，这是一条近路，能节省半小时。”苏青没再说什么，只是心里有些忐忑。十几分钟之后，娃娃脸突然停了车。苏青不安地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娃娃脸笑了笑说：“没啥，尿急。”说着，娃娃脸打开车门，站在路边掏出了家伙，一股水柱放肆地响起来，一泡尿足足撒了两分钟。苏青坐在车里，看到娃娃脸的举动，不觉莞尔一笑。心想，这家伙肯定憋得不轻。撒完尿，娃娃轻松地吸了一口气，舒服多了。他转身走向自己的车，但却没有去驾驶室，而是走向苏青的座位，猛然拉开车门。苏青吃了一惊，这才发现，娃娃脸的那根男人的东西，依然挺立在裤子外面。娃娃脸如猛兽一般扑向苏青。惊恐之下，苏青大声呼救。但是，根本就不会有人听到。这是一条早已废弃的路段，就在他们停车的前面50米处，路就被挖断了。只不过苏青坐在车里没有看到而已。苏青才确定，自己已经陷入危险之中，但一切为时已晚，反抗更是徒劳。苏青灵机一动，朝娃娃脸微微一笑，说：“你带上套套好吗？”娃娃脸一愣，他原本以为会有一番激烈的抵抗，没想到美女居然这样配合，心里一阵暗喜。原来也是一个骚货，他想。但他没有松开按在苏青身上的手，他怕苏青耍什么花招。他说：“老子不喜欢戴套套。”说完继续向苏青攻击。苏青闭上眼睛，这是天意……

隐藏在车顶上的微型摄像机清晰地记录下这一切。

娃娃脸心满意足之后，从苏青身上爬起来。嘴里不停地说：“舒服，真他妈舒服！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。爽！”苏青整理着自己的衣服，心里咒骂，该死的东西，便宜你了。她不想报警，她不想节外生枝。为了红绫扇，该死的红绫扇！苏青弄好衣服，便开始补妆，一边涂着口红一边说：“混蛋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！快点上路吧！”娃娃脸得意地说：“放心吧宝贝儿，我一定把你送到。你让我满意了，我也会让你满意的。坐稳了，咱们上路喽！”

出租车从废弃的公路上掉头往回开，娃娃脸兴奋地吹起口哨。

上了盘山公路，车子沿着山路拐来拐去，苏青觉得恶心，胸口发闷，不一会儿就吐得一片狼藉，车厢里回荡着一股刺鼻的气味。车子开到E别墅门前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苏青连忙跳下车，太狼狈了，苏青想。娃娃脸



下车，取了苏青的行李箱，说：“看来美女的便宜也不是好沾的，回去又得洗车。”苏青接过行李就走，头也不回。

娃娃脸在苏青背后喊：“美女……”他本想说“你车钱还没给呢！”想到路上那段销魂的插曲，觉得说出口了。轻轻地呸了一声，小声嘀咕：“就当是找了一回鸡。”转念一想，哪有这么漂亮的鸡？又高兴起来，觉得自己这趟差真是赚了。美差，真是美差！好久没有玩女人了，何况是这么漂亮的尤物。他不由得对老板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对这趟差，货要“送”，而且要送得“恰到好处”，既得想办法拖延时间，还不能让“货”起疑心。“玩”真是一个好办法！爽，爽极了。真感谢老板把这样的任务交给自己。该给老板复命了，他拿起手机，按下一串号码：“老板，货已送到，一切正常。”老板的声音很中性，显然是经过变音技术的处理，听不出是男是女：“很好，你可以回来了！”娃娃脸重新上了车，车上的味道太难闻了，他皱皱眉，启动了引擎。

苏青踏进E别墅的大门，习惯性地扫视周围的环境。发现一辆黑色奥迪A6停在别墅的院子里，仔细一看车牌号，不禁大吃一惊：他怎么会在这里？！



## 第四章

16时30分，东方航空公司的一架空中客车降落在南昌昌北机场。

苏丹一边走一边拨打姐姐苏青的手机，总也打不通，关机，总是关机。苏丹拨通了苏氏集团南昌公司总经理唐诗的手机，苏丹只见过极少几位苏氏集团下属公司的负责人，唐诗是其中之一。唐诗是怎样到苏氏集团的，苏丹不知道。她只知道当年父亲很欣赏他，曾经在自己家里接待过他，这在苏氏集团可称得上是一项殊荣。

“喂，唐经理吗？我是苏丹，我在昌北机场，刚下飞机，我要马上去庐山。有急事，麻烦你派车过来好吗？”

“苏丹？二小姐！是你吗？太意外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接你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电话里的男声非常有磁性，很迷人。



苏丹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唐诗，想了想，说：“我个人的一点私事，你就别问了。”

“好，哈哈……是我忘了，二小姐也长大了。不问，不问。你等会儿，我十分钟就到。”

十分钟后，一辆黑色奥迪 A6 停在苏丹面前。车门上的玻璃摇了下来，露出一个男人英俊的面孔。男人对着苏丹一笑，挥挥手：“嗨……”

“唐诗?!” 苏丹叫了一声。虽然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，苏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他那张脸太有个性了，白皙，细腻，却又棱角分明。苏丹很奇怪，阴柔之美与阳刚之气居然能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个男人脸上。难怪姐姐当年……

“上车吧!” 唐诗打断了苏丹的思绪。

苏丹刚刚上了车，还没有坐稳，就听到唐诗的手机响了。唐诗接着电话，苏丹听不到电话另一端的声音，只听到唐诗一直在重复着：“嗯，好的，好的。”一边说，还一边扭过头看看苏丹。苏丹觉得唐诗是怕她听到谈话内容，便故意将目光投向车外，看着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。挂断电话，唐诗对苏丹笑了笑，说：“二小姐，真不好意思。我不能送你了，总部让我马上去北京。”

苏丹沉了脸，一声不吭，打开车门想下车。

唐诗急着说：“二小姐，你干啥?”

苏丹没好气地说：“唐总公务繁忙，不劳大驾。我自己去庐山!”

唐诗笑了，说：“二小姐脾气未免太急了点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! 我马上去北京，但这辆车留给你。会开吗? 如果不会，我马上给公司打电话，叫个司机过来。”

苏丹不说话，从包里掏出一个证件，朝唐诗面前一晃。

唐诗笑了，那是一本驾照。他下了车，左手扶着车门，右手抬在胸前，掌心向上，做了个“请上车”的动作。苏丹从后面下车，坐进驾驶舱。唐诗说：“顺着这条道一直走，过两个红绿灯左拐，很快就会到昌九高速公路……”

这时，苏丹才对唐诗回眸一笑，说：“知道了，再见!” 说完，一踩油门，黑色奥迪 A6 便汇入车流中……



## 第五章

苏丹到达E别墅后，找到别墅管理人员，要求进入203房间。值班员是个二十出头的服务生，他要求苏丹出示证件。苏丹把身份证递了过去。服务生看过之后，却面露难色，对苏丹做了个职业性微笑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联系的是苏青小姐。苏青小姐特别关照我们，除非她本人，任何人不能进入203房间。”

苏丹一听就火了，对服务生吼道：“为什么？我和苏青同是死者的女儿，为什么她能进我不能进？！”

服务生耐心地解释说：“这不是我们的原因。我们最先联系上的是苏青小姐，既然她吩咐我们不让别人进，我想，我们应该遵守信用。要么，我们暂时给您另外开一个房间，您先休息，等苏青小姐来了之后，你们自己商